

中國大事記補遺

浙路總理湯壽潛革職後餘聞

浙江鐵路總理湯壽潛。自奉論。革職不准干預路事後。物議紛然。謗言日起。浙江諮議局。因呈請浙江巡撫部院。准許特開臨時會。以便集議此事。增巡撫以時距常年會期不遠。未允所請。諮議局復具呈力爭。增巡撫仍不允。

浙路董事局先時接到郵傳部來文。令遷奉上諭。另舉總理。董事遂具呈巡撫部院。略言副理等恭奉上諭後。即傳告董事局集議。據董事局聲稱。遵查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第七十七條。公司總辦或總理人司事人等。均由董事局選派。如有不勝任及舞弊者。亦由董事局開除等語。浙路公司商股商辦所有總理副理。均由股東開會公選。經董事局派定。原係恪遵商律辦理。由來已久。湯總理續任未滿。股東信用素孚。朝廷黜陟。自有權衡。惟董事局派定股東公選之總理。並無不勝任及舞弊等情。股東血本所在。路事爲重。今遵公司律第四十九條。公司遇有緊要事件。董事局可隨時招集股東。舉行特別會議。由董事局登報通告各股東。定於八月初八日。在上海開會。特別集議。將來取決多數公論。此時董事局雖爲各股東代表。未敢擅便。惟湯總理辦路。成效卓著。甬紹工程。正在吃緊。尤不便遽易生手。應請貴撫部院奏懇銷去。不准干預路事字樣。以洽商情而維路政前來。相應備文咨復。仰祈查照。據情代奏。并咨復郵傳部察核。云云。

浙路股東於八月初八日。在上海開臨時會。到者一千二百餘人。當日議定。全體股東於次日乘專車至杭。面求浙江巡撫代奏。請收回成命。初九日諸股東到杭州。初十日續開臨時會。即日全體進謁增巡撫。面遞公呈。略言伏讀宣

統二年七月十九上諭。云云。欽此。欽遵。二十三日湯壽潛遵旨出公司。卸去總理之職。二十八日承郵傳部飭公司另選總理之命。董事局遵公司律第四十九條。於八月初九等日開特別會議。全體股東意見。以爲浙江鐵路奉先朝諭旨。准歸商辦。浙人謹遵。欽定大清商律。公舉湯壽潛爲總理。先帝俯順輿情。特賜湯壽潛卿銜。以資鼓勵。湯壽潛承。朝廟特達之知。重兩浙人民之託。受任以來。刻苦經營。不辭勞怨。不支薪水。至於今日。造成杭嘉鐵路三百數十里。集股已達千萬。上年奉郵傳部考覈成績。許爲全國商路之冠。不僅全體股東所信仰也。自盛宣懷回郵傳部侍郎任。湯壽潛以言辭激切。驟遭嚴譴。全浙人民及各埠華僑。函電紛馳。惶恐萬狀。以事實言之。浙路已集款而強迫借款。人民集款千餘萬。而借款不及此數。撥款逾期。蘇浙兩公司僅領款一百八十萬。合同當廢不廢。洋工程師當撤不撤。無非仰體時艱。浙路不渴飲煩。既承借款之害。不得不歸咎於締結草議之盛宣懷。此次湯壽潛電達樞府。稱盛宣懷爲罪魁禍首。自係代表股東在路言路。朝廷責以率爾妄陳。似以此爲湯壽潛個人之意。非浙路總理代表股東之意。雖黜涉大權。屬於行政作用。非臣民所敢推測。惟就法律言之。商律公司律。公司總理規定。任期選舉及開除。由股東全體同意之公決。朝廷絕無制限之明文。今商律公司律正在施行之中。未有廢止全部或一部之命令。不應使浙路所享有法律上權利。獨行剝奪。誠以法律最爲神聖。若未經變更手續。任意歧異。深恐頒行全國之商律。其信用之效力。自是而失。況各國素笑中國爲無法律之國。尤宜上下共相維持。股東爲血本計。爲憲政前途計。故不得不披瀝上陳。用敢實呈環叩。籲求大公袒大人。俯念商路頗危。人心惶迫。准予據情代奏。仍令湯壽潛總理路事。不任藉此脫卸。以順輿情而維實業。云云。增巡撫受呈後。允爲代奏。其文如下。

北京軍機處王大臣鈞。鑒准全浙鐵路公司副理候補五品京堂劉錦藻。翰林院編修盛炳緯咨稱。接到郵傳部恭

錄七月十九日諭旨轉飭公司公選總理。錦藻等遵卽傳告董事局集議。據董事局聲稱。遵查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第七十七條。公司總辦或總理人司事人等。均由董事局選派。如有不勝任者。及舞弊者。亦由董事局開除等語。浙路公司。商股商辦。所有總理副理。均由股東開會公選。經董事。派定。原係恪遵商律辦理。今湯壽潛獲譴革職。朝廷黜陟。自有權衡。惟股東血本所在。路事爲重。工程正在吃緊。尤不便遽易生手。應請代奏。重予恩施。以洽商情而維路政。又准各股東丁憂御史徐定超等呈稱。遵照公司律。由董事局招集各股東。於八月初八日在上海開會集議。取決多數公論。仍以湯壽潛信用素孚。卽遵照部咨公選。亦屬全體一致。懇代奏俯順輿情。仍責成湯壽潛辦理等情。理合陳請代奏。增韞印。再湯壽潛此次危詞聳聽。無非爲藉此脫卸路事。上諭已明斥其非。蓋各股東已認未繳之款尙鉅。路事亟亟。湯幸得去。各股東將藉詞推諉。獨一般忠愛士民。小本股東。紛紛擾擾。今日開會議。明日有請求。如甯波府之集聚萬人。全省諮詢局之請開臨時會議。迭經開導阻止。而函電交馳。民情若狂。稍恐措置失當。致傷民氣而乖皇仁。惟湯壽潛聞旨。輒卽交卸。反得置身事外。不與利害。查大員獲咎。黃河工程與軍營統兵將領。有革職勒令在工在營自贖之例。今湯壽潛率意妄陳。情事雖異。可否責令在路自効之處。出自聖裁。合併密陳。云云。奏入旋奉旨。增韞電奏悉。湯壽潛業經降旨革職。不准干預路事。該撫復妄爲比例。率請在路自効。殊屬不合。增韞著傳旨申飭。該省人民。如有聚衆情事。應由該撫妥爲開導。並行禁止。倘或滋生事端。定惟該撫是問。欽此。

郵傳部復於八月二十一日附片奏稱。鐵路之敷設。爲利便交通起見。而以關於轉輸軍務。鞏固國防。最爲重要。故各國辦法。屬於國有者居多。吾國幅員遼廓。亟謀實業。特許設立公司商辦。惟其性質。既與國家有特別之關係。卽應受國家特別之監督。決非尋常商業公司可比。所以商部前訂公司律載總協理。應由股董選派開除。獨於各路公司之

18290

總協理。則有公舉後由部札派者。有由部奏派者。有奏請特加京秩。派辦路局者。委任顯有攸分。且於奏設浙贛皖閩各路摺內。均聲明如集股造路。逾越期限。由部奏請撤銷差使等語。可見選舉雖由股董。而任免仍操之國家公司。律第七十七條所稱總辦或總司理人等。由董事局選派。及由董事局開除。係專指商業性質。無關官治之公司而言。路政關係國權。何得妄爲比附。此次浙路總理湯壽潛。業奉明降諭旨。褫職不准干預路事。而浙江省公司尙復牽引該律。妄請增韜代奏。其爲誤會。已可概見。相應請旨飭下各督撫。轉飭各公司。以辦路雖屬公司。仍爲國家關係。不能將普通公司律附會牽合。藉滋口實。在臣部路律未經頒布以前。應遵照歷次奏案辦理。以免紛歧。云云。奉旨依議。

山東萊陽縣官民交戰事餘聞

山東京官於萊陽事起之後。特派員前往調查確實情由。旋於七月二十九日回京。在山東會館。告於山東京官團。暨山東旅京同鄉會。據云。初該縣因辦理新政。於本地籌款。議准按地畝捐錢。稟經撫院允准。及實行之時。鄉鎮愚民莫知所以。謂官家只知捐民。絕不體量民力。擬設法抵抗。而該縣恃已請准。於是大施壓力。勸捐不成。繼以強捐。以致民間大與官家衝突。城鄉鎮集。不約而同。羣起抵抗。公舉曲詩文爲首領。齊集入城。鬧到縣衙大堂。該縣以爲民變。避不敢出。當時人多勢大。亂中即將大堂拆毀而散。該縣知曲詩文爲首領。遂電告登州府知府。暨登萊青道。及巡撫孫寶琦各處。楊道聞變。卽往萊陽。并從煙臺隨帶兵五百名。係楊道之甥爲管帶。楊道到萊以後。即命人嚴捕曲詩文。而曲已早避於村外李祺家內。李與曲素有交誼。時楊道捕曲甚急。李恐日久受累。因之入城。投楊道處。告發。楊卽遣其甥帶領本隊兵卒三百名。前往緝捕。及到李家。而曲早不在矣。曲與李家僕人素善。當曲匿李家時。李久欲告發。屢爲僕